詩書古訓

詩書古訓卷六

尚書逸文

大禹謨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呂氏春秋諭大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反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

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註逸書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戰國策卷十九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地平天成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註夏書逸書也

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春秋左氏莊八年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註夏書逸書也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

濯其心壹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註逸書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二十三年傳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註逸書也）順事恕施也　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又曰允出茲在

茲（註逸書又）由己率常可矣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註逸書也）懼失善也

孔叢子刑論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方今天下賴陛下恩

厚以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斲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俾予從欲以治

荀子大畧篇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虞書

洚水儆予

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成允成功

春秋左氏襄五年傳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註亦逸書也

天之厤數在汝躬

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史記厤書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厤數在
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忠經天地神明章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
其行一焉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於其家
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身一則百祿至
家一則六親和國一則萬人理書云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

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

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亾其君必無後且呂郤

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

戴后非衆無與守邦註夏書逸書也

光琦謹按內史過引夏書與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臼季引康誥昭二十年傳苑何忌引康誥文義相似爲古尙書外傳文故呂氏春秋制樂篇高註引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傳曰衆非元后何戴高氏及見外傳原文故不稱書後人采傳以補亾書而傳之原文遂亾耳

惟口出好興戎

墨子尙同中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

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

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
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春秋左氏哀十八年傳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註逸書也其是之謂乎
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
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
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群對諸
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

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

往于田日號泣于□天于父母

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孟子萬章上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敎 九共逸文

尙書大傳虞傳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敎

諮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

白虎通號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尙書曰諮四岳曰

裕汝衆或有一人

五子之歌

有窮后羿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魏絳曰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註夏訓夏書

民可近不可下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盖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註書逸書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註逸書也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國語晉語第十五知伯國對曰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亟治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春秋左氏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註逸書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國語周語下單穆公曰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名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註夏書逸書也

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墨子非命下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

允征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註逸書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

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師曠對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註逸書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春秋左氏昭十七年傳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

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
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
謂之孟夏
昏墨賊殺
春秋左氏昭十四年傳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爲昏
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
註逸書　皐陶之刑也請從之
仲虺之誥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

墨子非命上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

乃葛伯仇餉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
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
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
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
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滕文公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盡心下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
曰奚爲後我
徯子后后來其蘇
孟子梁惠王下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
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滕文公下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
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取亂侮亾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襄十四年傳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三十年傳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若已者亡

荀子堯問篇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湯誥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論語堯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
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
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
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
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
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
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
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

於湯取法焉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墨子尙賢中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國語周語中單子對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允續之常棄其伉儷

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
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
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亾其君必無後且呂郤
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
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註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
則已散亾矣
呂氏春秋順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
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

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漢書律厤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卽鳥獸魚鼈咸若

墨子明鬼下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任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孟子萬章上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荀子臣道篇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註書伊訓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墨子尚賢中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墨子非樂上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

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亾者徒從飾樂也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忠經證應章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太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禮記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註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絶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邑或為予

辟不辟忝厥祖

禮記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孔叢子執節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卽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彊其君

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註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欲敗度縱敗禮

春秋左氏昭十年傳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孟子公孫丑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說苑敬慎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忠經兆人章是故祗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書云一

人元良萬邦以貞

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禮記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註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

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亾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論大故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

蟆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謀生註逸書

說命

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論語憲問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尙書大傳殷傳書曰宗高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于

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

春秋繁露竹林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

白虎通爵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

知之曰明哲

墨子天志中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

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
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出則此語天
之貴且知於天子
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國語楚語上白公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
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
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
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
茲故不言
呂氏春秋重言人主之言不可不愼高宗天子

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玆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

說築傅巖之野

孟子告子下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孟子滕文公上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國語楚語上白公對曰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

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

潛夫論五德志乃生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為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為大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惲怠也則敕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

中興稱號高宗

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忠經忠諫章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墨子尙同中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盧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夫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

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爵罔及惡德

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禮記學記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惟斆學半

禮記學記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念終始典于學

禮記文王世子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學記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施章乃服明上下　帝告逸文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 般庚逸文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俾應言

惟高宗報上甲微

孔叢子論書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呂氏春秋孝行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泰誓

孔叢子論書泰誓可以觀義

大會于孟津

尙書大傳周傳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

白虎通爵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

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

墨子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僔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旣可謂而知也　非命上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梁惠王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厥罪惟鈞

墨子尙同下太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

猶淫辟者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註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昭元年傳子羽謂子皮曰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註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夫戰盡敵爲上守龢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鬙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

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墨子非命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

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史朝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註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

國語周語下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曰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葢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論語泰伯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註大誓周書　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　昭二十四年傳萇宏對曰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註今大誓無此語　此周所以興也君

其務德無患無人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堯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萬章上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

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說苑君道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列女楚江乙母傳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

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

白虎通號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孟子滕文公下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

首

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吕爲不宜無法之議難吕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吕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平當傳當上書言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吕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

稽古建功立事可吕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

自絕於天

漢紀卷十六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受自絕於天言自取之也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列女殷紂妲己傳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爲邱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

畔者紂乃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巳乃笑

獨夫受

孟子梁惠王下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荀子議兵篇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若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墨子兼愛中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

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
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
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
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
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
罪惟予小子無良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
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
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

白虎通誅伐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

尙書曰武王伐紂

漢書律厤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

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

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

日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

曰王已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

　旣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禮記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漢書律麻志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

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
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
祀馘于周廟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
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註逸書 言畏而愛之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
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
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

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昔武王數紂之辠以告諸侯日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今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孟子滕文公下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

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

墨子非攻下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旣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

血流漂杵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禮記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

商容而復其位

大賚于四海

論語堯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論語堯曰所重民食喪祭

旅獒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論語子罕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蔡仲之命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註周書逸書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新書春秋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

列女孫叔敖母傳其母曰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

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惎矣必興於楚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太叔文子聞之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不困書註逸

中論法象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友無畔朋書曰愼始而敬終以一不困

周官

居寵思危

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書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君陳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論語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

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春秋繁露竹林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故

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

國語周語中富辰對曰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

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

漢書律厤志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旌別淑慝

忠經辨忠章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

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淸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乎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論語陽貨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孟子盡心下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史記張釋之列傳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

君牙

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漢書谷永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禮記緇衣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

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咸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 酒誥逸文

尚書大傳周傳王曰封唯曰若圭璧

厥兆天子爵　無佚逸文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厥兆天子爵

白虎通爵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

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聖作則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

書曰聖作則註逸書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

乎

懷與安實疚大事

晉語曰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詩西方謂周也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

新書君道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鏃而反修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

列女蓋將之妻傳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

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暴强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

不施予一人

白虎通號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尙書曰不施予一人

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白虎通諫諍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
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
惡而衆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殆也故尙書曰
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黼黻衣黃朱紱
白虎通紱冕紱者何謂也紱者蔽也行以蔽前
紱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
紱諸侯赤紱書曰黼黻衣黃朱紱亦謂諸侯也
士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士可襲伐也

潛夫論實邊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躄痱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

呂氏春秋聽言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

不善者其王不難矣

德幾無小

呂氏春秋報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轝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鬬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呂氏春秋適威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苟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註周書周公所作

允哉允哉

呂氏春秋貴信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 註周書逸書也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淮南子覽冥訓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嘷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淮南子氾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

從弟阮先校字